

晚风·龙光塔

蛙声一片

| 刘川文 |

春夏相交的住区之夜甚是静好。华灯初上,点缀其间。几注小池塘就成了一景,如镜的水面上映射出路灯的倒影和近水住家窗户透出的光亮,不仅给小区增加了生趣,也平添几分静谧。晚餐过后,率先打破这份宁静的,是大妈们广场舞的乐声,继而就是池边草丛里渐渐响起的蛙声。青蛙们鸣叫似乎是有规律的,先是少数几声呱呱咯咯,极似交响乐团正式演奏前的校音,须臾便鸣声四起,响成一片,此起彼伏,如潮如汐……如此扯着嗓门的“倾情演唱”,最大的特点是和者众、声势大、持续时间长久,有时几可彻夜。

蛙声,人人都不陌生。可对待蛙声,不同的人群,由于经历认知或情趣不同,是有不同态度的。有人喜欢,有人讨厌,有人溢美,亦有人贬损。

在农民眼里,青蛙是益虫,蛙声是福音。它们是绝不作假的庄稼卫士、捉虫高手。曾经在电视里看到介绍,打从人类农耕时代起,青蛙就始终履行着这一神圣的使命。一只青蛙平均每天可捕食上百只害虫,真是了不起哇!蛙族种类繁多,在我们江南,常见的可能也就那么几十种。提起这些小精灵,我的思绪就会拉回到几十年前的乡村生活中。那时的春夏之交,行走在田埂草丛之间,一抬脚就有蛙们噌噌蹦起,一落步便见蛙们嗖嗖地跳入田间水中,人与蛙是那样亲密无间,友好

相处,孩童们常将它们捕回当作玩伴。到了插秧时节,夜幕一拉,秧田里便蛙声大作,咕咕呱呱,没完没了,好不热闹。遇上发大水的年景,蛙蟆们还会遁入农家,“涨水侵门堂跳蛙”正是绝妙的写照。青蛙还是比较称职的气象预报员呢,有言道“蛙鸣识天雨”,大风大雨来临前,它们常常沉寂不语,雨后或天气闷热之夜,它们便放肆地宣泄。不过,那时我们也有对不起青蛙的行为,为满足口腹之欲,常有肆意捕食之举,这也是需要虔诚忏悔,并且引以为戒的。当然,大家肚里欠荤,也无今天这么高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,似乎情有可原。直到如今人们才幡然醒悟,能否善待动物,最终涉及的不只是动物的命运,也关乎人类自己的遭遇。

在文人眼里,对青蛙的褒贬,更多地取决于他们的心境,蛙声往往成为他们情绪的寄托。“何处最添诗兴客,黄昏烟雨乱蛙声”,唐代张籍的这两句诗,岂不就是最好的提炼和概括。南宋诗人赵师秀深夜等客不来,写下千古名篇: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”听着雨中的蛙声,几分懊恼,一丝笃定,尽在心头。而在一代领袖眼里,青蛙则是充满霸气之物:“独坐池塘如虎踞,绿荫树下养精神。春来我不先开口,哪个虫儿敢出声?”血气方刚之龄,豪气咄咄逼人,壮志雄心尽显。八百多年前正值

罢官家居的辛弃疾,途经黄沙岭道时,可能是被黄昏时分的蛙声所感动,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句:“稻花香里说丰年,听取蛙声一片。”也许,他是想以蛙声来兆示即将到来的丰收,给自己失意的生活增添希望。

当士人们另有心绪之时,对青蛙的贬抑则是毫不留情的。诸如“井底观天蛙自尊”“井蛙未识河山广”,就是讥讽青蛙眼界狭窄,见识浅薄;“人说乱蛙如鼓吹”“城中势利如聚蛙”,抨击青蛙盲目附和吹捧和势利从众的一面;“一池蛇影噪群蛙”“池蛙不辨兴亡意”,似乎又是批评蛙们也会懦弱胆怯,在大是大非面前也会犯糊涂。其实,青蛙的这些“短处”及“劣根”,不过也是文士们借题发挥罢了。无可否认,青蛙的负面形象更多集中在“井底之蛙”四个字,但少有人去思索有何途径可助它们摆脱井底之困。蛙族们也不屑毁誉,我行我素,照样你呼我唤,自得其乐。

确实,蛙们有着自身的一些局限,但蛙鸣蝉噪,鸡叫鹤歌,虎啸狮吼,犬吠狼嚎,马嘶牛喘,鹤唳猿啼……自然界里并存着无数独到之音,而和谐之声正是各种声音共同释放和协同演绎的结果。似乎没有理由讨厌腔调单一的蛙声,只要用心聆听,简单也能引人琢磨。

夜愈深沉,灯火渐稀,人们各自进入梦乡。池塘那边,仍然蛙声阵阵。

情趣·健康桥

夜守昙花开

| 梁金芬文 |

说到昙花,第一个蹦出来的词,大多是“昙花一现”。想亲眼见证昙花短暂开放的想法,由来已久。同事家里种昙花数年,每到昙花盛开,让我年年欣赏一张张花开的照片。这越发激起我的念头:明年,要守着昙花开。

怎奈又错过几年,转眼我已退休。在我心里,家里有盆会开花的昙花,该是件多么令人羡慕的事啊。

6月到10月,是昙花花开的季节。去年10月因手术,我住小姊妹家休养,便有了一次与昙花的偶遇。刚进家门,那一盆大叶子昙花似在迎接我。花苞小小的,躲藏在叶边,不显水不露山。我一眼触到:一朵,两朵,三朵……哇塞,太棒啦——“五子登科”。每天清晨早餐前,我必先与昙花打个招呼。在客厅充足的阳光怀抱里,花苞一天一个样,给人期待和享受。一星期后,我迫不及待地问主人:“今晚开花吗?”“早着呢,起码还要等三天。”等待,就是希望的曙光。我凑着这间隙,可以仔细观察观察花苞的变化过程。

据资料讲,昙花会在白天释放氧气。到了夜幕降临,气温降到一定温度后,它会吸收二氧化碳。因此,尤其适合在客厅或居室摆放。坐在灿烂的阳光里,读书看报喝茶,间歇,欣赏昙花,蛮灵咯。

花开的日子终于盼来了,大伙儿一致预测确定:今晚开花!我虽有点兴奋难抑,还是乖乖地午睡个把钟头。为的是要养精蓄锐今夜赏昙花。

夜幕徐徐降临,花尚未吐蕊。我却分明已闻到清香。这淡淡的香,是从针尖般大小的花苞收口处,丝丝缕缕沁出来的。也不知是在哪一时刻,针尖般的花口倏地成了黄豆般大小的开口,开口笑啦——真正的清香溢满。是在我拍照的瞬间,还是眨眼的功夫?黄豆般大的花口,已展现到蚕豆般大的笑口……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不一会儿,完美绽放。拍了多少张照片没计数,留着有空慢慢回味。昙花静静地开,不关乎人们是否关注它,不在意夜的黑。它幽雅、端庄、华贵。第一次近距离,面对面看着昙花慢慢花开,内心的欣喜无以言表。花香飘逸在客厅,花香将我拢住。

第二天一早,主人给了我一个意外收获:用已凋谢的昙花,做成昙花鸡蛋饼,摆放在餐桌上。之前,让我猜这是用什么食材做的。怎么会猜正确呢?昙花,能吃?我太孤陋寡闻了。原来昙花有滋阴润肺、清心安神之功效呢。陆文夫曾在《吃喝之道》的文章中,这样写道:“饮食是解渴与充饥,美食是以嘴巴为主的艺术欣赏——品味。”品尝昙花做成的饼,颇有“品味”的感受。第二拨昙花盛开在第二天,我居然还品味了用昙花泡的茶,好有口福啊。

人与人的相遇,是一种缘分;人与花的相见,何尝不是一种机缘?

众生·人民路

高高的山岗上

| 沈勇文 |

1949年4月21日夜,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东集团泛舟在银色的滔滔长江上,向南岸江阴猛突!上岸后,第三野战军一路突击,春夜江南的烟花粉惊悚地瞧着他们。四周只有沙沙的脚步声和沉重的喘息声,远处传来零星的犬吠声,更呈现了有点不一般。大部队后梢头紧随着一队女战士,她们背着涂了红十字的药箱,扛担架,紧随着一步不落。她们是第七野战医院的医务兵,其中有一位,是我的母亲。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,今年是无锡解放71周年了,可惜母亲没有等到这一刻,她于两个多月前病逝了。

母亲出身于富农家庭,外祖父是小学校长,还是县参议员,在当地是有点名望的乡绅。母亲有两个妹妹,没有兄弟,于是外祖父就把她当儿子调教,直至把她培养到初中毕业。受到家庭的民主思想浸润,她在学校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宣传活动,1945年初报名参加了新四军,当了一名医务兵。她是偷着跑了,奔向光明的前程,家里老人急坏了,一个大姑娘怎么失踪了!母亲没有选

错路,她参加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,具体到涟水战役、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、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上海战役,都有母亲的倩丽身影!我父亲和母亲在战争中相遇。在莱芜战役中,父亲负伤住进了母亲所在的野战医院,后来就结成了革命伉俪。战争结束后,由于她的出色表现被安排到华东军区卫生部宣教处。但她非常思念老部队的战友们,一心要到基层去,后被选送去上海二军大进修军医,五十年代初随父亲一起来到无锡陆军101医院,最终在无锡扎下了根。

由于父亲在文革期间作为走资派受到了冲击批斗,我们一家被下放至苏北农村。乡下缺医少药,广大贫下中农视母亲为华佗。无论刮风下雨,深更半夜,母亲有求必到,深受乡亲们们的爱戴。那个涂着红十字的药箱我永远忘不了。父亲经历战争的艰苦和文革的摧残,回城不久便早逝了。这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,她的心脏病经常发作,做梦老是见到父亲。作为子女,我们对母亲的晚年关怀

备至,常常陪她聊天,听她讲过去的事情。她说当年家乡开展土地革命,她的堂叔投身革命拉起了一支武装力量,打土豪分田地,宣传共产主义思想,对她的影响颇深。她说山东沂蒙山区的老百姓真好,在前线抬伤员送粮草一心支援解放军。她说打进济南府,活捉王耀武,进城阅兵式上她打绑带可漂亮了。她说渡江那天夜里江水冰冷,她们女兵们手拉手涉水冲上江岸。她说在攻打孟良崮的战场上她从高高的山岗上摔下摔坏了腰,组织上要给她评伤残,她让给战友了。她说,当年她们的队长,湖南人,相中我,同时你爸爸来医院疗伤了,我们就谈上了,你爸爸师,散步时他骑自行车慢慢跟着。她说……

晚年母亲受到了党和国家的温暖和关怀。她获得了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,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,建国70周年纪念章!她非常感动,也非常自豪。她的战友们基本上都离开人间了,她有时会孤独,做梦经常见到他们。现在,她去寻找父亲和战友们了,临行时非常安详从容。

锡商油[2020]25号

无锡市2020年度加油站
发展公告(二)

根据无锡市加油站(点)规划确认批复(锡商油[2020]20号),拟在宜兴市锡溧漕河钟溪大桥西300米处水域新建水上加油点(加油船),现予以公告。

无锡市商务局
2020年5月15日

无锡市2020年度加油站发展公告(二)

拟建加油点位置	GPS位置	类型
锡溧漕河钟溪大桥西300米水域	东经 119.90805 北纬 31.54110	加油船